

<<爱之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爱之路>>

13位ISBN编号：9787530209325

10位ISBN编号：7530209329

出版时间：2008-08

出版时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俄罗斯）屠格涅夫

页数：229

译者：张守仁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爱之路>>

### 内容概要

在屠格涅夫这位俄罗斯文学大师笔下，俄罗斯的自然风光被赋予了哲学和人性的光芒，而俄罗斯的人物则具备了大自然的庄严、博大和肃穆。

感人的笔触、缠绵的情愫，《爱之路》是一曲俄罗斯的“爱之歌”。

<<爱之路>>

作者简介

屠格涅夫，俄国小说家、散文家。

生于俄罗斯奥廖尔省一个贵族家庭。

先后入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读书。

留学德国，长期侨居法国，一生反对农奴制。

著作丰富，长篇小说有《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等，中篇有《阿霞》、《初恋》等，散文集有《猎人笔记》、《文学与生活回忆录》、《散文诗集》等。

他是俄罗斯语言大师，对俄罗斯语言规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爱之路>>

书籍目录

鸫鸟——之一无巢乡村乞丐狗心满意足的人对手我怜悯“请听听蠢人的评判玛莎东方传说傻子两首四行诗麻雀玫瑰最后一次见面菜汤门槛拜访昆虫蔚蓝的王国“啊，我的青春！

啊，我的朝气！

”老人作家与评论家两个富人记者鸫鸟——之二俩兄弟悼念尤·彼·弗列夫斯卡娅基督利己主义者狮身人面像沙漏敌与友高级人士的宴会女神们岩石鸽子明天，明天！

我夜里起身大自然·我将想些什么呢？

“玫瑰花，多么美丽，多么鲜艳海上航行僧侣当我独处的时候我们还要较量一番！

当我离世的时候朴素爱之路祈祷俄罗斯语言正确与真理哇哇我的树树林和草原话说夜莺国外书简（第一封信）猎狗佩加兹我们的人派我来的！

三言两语谈谈格兰诺夫斯基我所见到的别林斯基莎士比亚诞生三百周年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说致波琳娜·维亚尔多致阿列克赛·谢尔盖耶维奇。

苏沃林致斯帕斯克—鲁托维诺村的农民们致列·尼·托尔斯泰译后记附录：林中速写（张守仁）

## &lt;&lt;爱之路&gt;&gt;

## 章节摘录

鸫鸟——之一我躺在床上，但我不能入睡。

忧虑咬啮着我的心。

单调得令人厌倦的、痛苦的思绪，缓缓地闪过我的脑海，犹如阴霾天气里从灰色山顶上不停地飘过的、绵延不断的云雾。

啊！

那时我热恋着，那种无望的、痛苦的爱情，只有被岁月的冰霜磨砺过的人才能产生。

我的心灵虽然没有被生活所损伤，可已变得并不年轻！

不年轻了……即使想变得年轻些，也是无用的、徒劳的。

在我面前，窗棂呈现出淡白的影子。

依稀能辨别屋里种种家具。

在夏日清晨半明半暗的曦影里，一切显得更寂静，更安谧。

我看看表：两点三刻。

屋外也是万籁无声……露珠，一片露珠的海洋！

在露水里，在花园中，就在我的窗子上面，一只黑色的鸫鸟已经开始歌唱、鸣啾，嘹亮而又自信地滴溜溜啾啾着。

抑扬顿挫的鸣声，送入我静寂的房间。

它们灌满了整个屋子，灌满了我的耳朵，灌满了我那被失眠和痛苦的思虑折磨得昏昏沉沉的脑袋。

这些鸟语，显示出一种清新、恬淡和永恒的力量。

我从鸟语里面听出一种大自然本身的声音，一种悦耳的、无意识的、永无始终的声音。

这只黑鸫鸟歌唱着，自信地赞美着。

它知道，不要多久，照例会耀眼地升起永恒的太阳。

在它的歌声里，丝毫没有属于它自己的东西。

它这只黑色的鸫鸟，一千年前曾迎接过同样的太阳，数千年后也将迎接这个太阳，——那时，我遗留在世上的东西，在充溢着它的歌声的气流里，也许将像肉眼看不见的尘埃那样，围绕着它鸣叫的躯体旋转。

于是我，一个可怜、可笑、热恋着的人，想对你说：感谢你，小鸟；感谢你在那不幸的时刻，在我窗下突然唱起有力、奔放的歌声。

鸟儿没有安慰我，我也没有寻求安慰……但我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

我心情激动，沉重的负荷，稍稍有所松动。

啊，黎明前的歌手，和你欢乐的鸟语相比，即使是有生命的东西，也显得缺乏青春和朝气！

当四面八方都已泛滥着寒冷的波涛，它们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将我卷进无边的大海，这时候是否还值得去悲伤，去痛苦，去考虑自己呢？

眼泪在流淌！

……而我那只可爱的黑鸫鸟，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唱它那无忧无虑的、幸福的、永恒的歌！

呵，终于升起的太阳，在我发烫的脸颊上，照见了怎样的泪水啊！

可是我仍像往常那样微笑着。

1877年7月无巢我到哪儿去安身呢？

该怎么办呢？

我像一只无巢的孤鸟。

它蓬松起羽毛，栖息在光秃秃的枯枝上。

留下来感到难受……可是飞到哪儿去呢？

瞧，它张开了自己的翅膀，迅捷、笔直地飞向远方，像一只被鹞鹰惊起的鸽子。

难道不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绿色的、舒适的角落？

难道不能在什么地方做一个哪怕是临时的小巢？

鸟儿飞呀，飞呀，细心地看着下面。

## &lt;&lt;爱之路&gt;&gt;

在它下面是一片黄色的荒原，没有声音，没有动静，死气沉沉……鸟儿匆匆忙忙飞过荒原，仍然细心地看着下面，心里感到懊丧。

在它下面是一片黄海，像荒原似的死气沉沉。

虽然它喧哗着，动荡着，但在持续不断的澎湃声中，十分单调的浪涌里面，也看不到生命，也找不到栖息的地方。

可怜的鸟儿疲倦了……它那翅膀的搏动微弱了。

它飞得越来越低了。

它多么想直冲云霄……但在这高不可测的太空里怎能筑巢？

它终于收拢了翅膀……长叹一声。

掉进了海里。

波浪把它吞没之后，照旧奔涌向前，毫无意义地喧哗着。

我到哪儿去安身呢？

是否我也到了投海的时候？

1070年1月乡村六月里最后一天。

周围是俄罗斯千里幅员——亲爱的家乡。

整个天空一片蔚蓝。

天上只有一朵云彩，似乎是在飘动，似乎是在消散。

没有风，天气暖和……空气里仿佛弥漫着鲜牛奶似的东西！

云雀在鸣啭，大脖子鸽群咕咕叫着，燕子无声地飞翔，马儿打着响鼻、嚼着草，狗儿没有吠叫，温驯地摇尾站着。

空气里蒸腾着一种烟味，还有草香，并且混杂一点儿松焦油和皮革的气味。

大麻已经长得很茂盛，散发出它那浓郁的、好闻的气味。

一条坡度和缓的深谷。

山谷两侧各栽植数行柳树，它们的树冠连成一片，下面的树干已经龟裂。

一条小溪在山谷中流淌。

透过清澈的涟漪，溪底的碎石子仿佛在颤动。

远处，天地相交的地方，依稀可见一条大河的碧波。

沿着山谷，一侧是整齐的小粮库、紧闭门户的小仓房；另一侧，散落着五六家薄板屋顶的松木农舍。

家家屋顶上，竖着一根装上椋鸟巢的长竿子；家家门檐上，饰着一匹铁铸的扬鬃奔马。

粗糙不平的窗玻璃，辉映出彩虹的颜色。

护窗板上，涂画着插有花束的陶罐。

家家农舍前，端端正正摆着一条结实的长凳。

猫儿警惕地竖起透明的耳朵，在土台上蜷缩成一团。

高高的门槛后面，清凉的前室里一片幽暗。

我把毛毯铺开，躺在山谷的边缘。

周围是整堆整堆刚刚割下、香得使人困倦的干草。

机灵的农民，把干草铺散在木屋前面：只要再稍稍晒干一点，就可藏到草棚里去！

这样，将来睡在上面有多舒服！

孩子们长着卷发的小脑袋，从每一堆干草后面钻出来。

母鸡晃动着鸡冠，在干草里寻觅种种小虫。

白唇的小狗，在乱草堆里翻滚。

留着淡褐色卷发的小伙子们，穿着下摆束上腰带的干净衬衣，蹬着沉重的镶边皮靴，胸脯靠在卸掉了牲口的牛车上，彼此兴致勃勃地谈天、逗笑。

圆脸的少妇从窗子里探出身来。

不知是由于听到了小伙子们说的话，还是因为看到了干草堆上孩子们的嬉闹，她笑了。

另一个少妇伸出粗壮的手臂，从井里提上一只湿淋淋的大桶……水桶在绳子上抖动着、摇晃着，滴下一滴滴闪光的水珠。

## &lt;&lt;爱之路&gt;&gt;

我面前站着一个年老的农妇，她穿着新的方格子布裙子，蹬着新鞋子。

在她黝黑、精瘦的脖子上，绕着三圈空心的大串珠。

花白头发上系着一条带小红点儿的黄头巾。

头巾一直遮到已失去神采的眼睛上面。

但老人的眼睛有礼貌地笑着，布满皱纹的脸上也堆着笑意。

也许，老妇已有六十多岁年纪了……就是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当年她可是个美人啊！

她张开晒黑的右手五指，托着一罐刚从地窖里拿出来、没有脱脂的冷牛奶，罐壁上蒙着许多玻璃珠子似的水气；左手掌心里，老妇拿给我一大块还冒着热气的面包。

她说：“为了健康，吃吧，远方来的客人！”

雄鸡忽然啼鸣起来，忙碌地拍打着翅膀；拴在圈里的小牛犊和它呼应着，不慌不忙地发出哞哞的叫声。

“瞧这片燕麦！”

传来我马车夫的声音。

啊，俄罗斯自由之乡的满足，安逸，富饶！

啊，宁静和美好！

于是我想到：皇城里的圣索菲娅教堂圆顶上的十字架以及我们城里人正孜孜以求的一切，算得了什么呢？

1878年2月乞丐我走在街上……一个衰老的乞丐把我叫住。

一对发炎的、流泪的眼睛，有点发青的嘴唇，褴褛的衣服，脏污的伤口……啊，贫困把这不幸的生命折磨成了什么样子！

他向我伸出一只红肿的脏手……他呻吟着，他喃喃地祈求着周济。

我摸遍了所有的口袋……既没有钱包，也没有怀表，甚至连块手绢也没有。

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带着。

可是乞丐等待着……他那只伸出的手微微晃动着，哆嗦着。

我惊惶失措，羞愧异常，便紧紧地握住这只颤抖的脏手……“请勿见怪，老哥。”

我什么也没有带着，老哥。

“乞丐那对发炎的眼睛凝视着我。”

他那发青的嘴唇笑了——他也紧紧地握住我冰凉的手指。

“没有关系，兄弟，”他讷讷地低语道，“为这也要谢谢你。”

这也是施舍啊，兄弟。

“我明白了，我也得到了我老哥的施舍。”

1878年2月狗屋里只有我的狗和我。

室外呼啸着令人恐怖的狂风暴雨。

狗蹲坐在我前面，直直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也看着它的眼睛。

它似乎想对我说点什么。

因为没有语言，是个哑巴，它什么也说不清楚，可我知道它。

我知道，在这一时刻，它和我感受相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的命运没有差异。

我们内心里同样感到忐忑不安。

死神扇动着它那阴冷、阔大的翅膀即将袭来……于是一切结束！

以后，谁还能分辨得清我和狗曾跳动着怎样一颗心？

如今，绝不是动物和人在交换目光，而是两对相同的眼睛在互相凝视。

动物和人的眼睛里，流露的是同命相怜，它和他因为恐惧而紧紧依偎。

1878年2月心满意足的人首都街道上奔跑着、跳跃着一个年轻人。

他的动作欢快、活泼，眼睛发亮，嘴角抿笑，脸蛋鲜红……他整个儿心满意足，兴高采烈。

他遇到了什么好事？



## &lt;&lt;爱之路&gt;&gt;

他继承了一笔遗产？

他的职务获得了晋升？

他是赶去与情人约会？

或者只不过他美美地早餐了一顿，于是身心健康、精力充沛的感觉，在他躯体四肢上流露了出来？

难道是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夫授予了他一枚漂亮的十字勋章？

都不是。

他诽谤了一个熟人，精心散播，又从另一个熟人的嘴里听到了这一诽谤内容，——于是他自己也相信了它。

啊，此时此刻，这位可爱的、大有前途的年轻人，多么满足，甚至多么幸福！

1878年2月对手我曾有一个爱跟我争论的朋友。

我们不是业务方面、职务方面的对手，也不是情敌，但我们的观点迥然不同。

每次我们见面，俩人总是争论不休。

我们什么都争论，关于艺术、宗教、科学、尘世和死后之事，尤其是死后的生活。

他是个虔诚的教徒。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对什么都嘲笑，如果我死在你前面，从那个世界来拜访你，又见了面，那时你还嘲笑我吗？”

他年纪轻轻的，真的死在我前面。

一年年过去了，我已忘记了他的许诺、他的威胁。

有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不能也不想尽快入睡。

屋里不明不黑，我望着灰暗的窗外。

突然我觉得，两扇窗子之间站着我的对手，他静静地、忧伤地向我点头。

我既不惊讶、也不害怕……我欠起身子，倚着肘臂，专注地瞧着这位不速之客。

他继续点头。

我忍不住问道：“怎么啦？”

是你胜利了，还是后悔了？

你是来警告、指责我吗？

你是否想让我明白，是你错了？

或者我俩都错了？

你体验到了什么，是地狱的痛苦，还是天堂的幸福？

你说句话吧！

”我的对手一言不发，只是依旧忧伤地、恭顺地点头。

我嘲笑起来……他消失了。

1878年2月我怜悯……我怜悯自己和他人，怜悯所有的人、所有的禽兽、所有的活物。

我怜悯小孩和老人、不幸者和幸运者，尤其怜悯幸运者。

我怜悯所向无敌的、得意扬扬的领袖人物，怜悯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诗人。

我怜悯刽子手和受害者，怜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也怜悯丑陋和美丽。

怜悯使我的生活不得安宁。

我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情绪的纠缠呢？

何况还有孤独……哦孤独，那混杂着怜悯的孤独啊！

人不能活得比这更卑下可怜了。

对了，我也许应该羡慕点什么，比如羡慕——石头！

1878年2月“请听听蠢人的评判……”——普希金我们伟大的诗人总是说真话，这次您又说了。

“蠢人的评判和群众的嘲笑……”谁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呢？

这一切是可以、也应该忍受的。

别人有能耐，就让他蔑视吧！

但是有些打击实在使人心碎……一个人尽力而为了，努力地、热情地、诚实地工作了，可是一些正直的心灵却厌恶他，正直人士一听到他名字就脸露怒容。



## &lt;&lt;爱之路&gt;&gt;

“离远点！

滚开！

”正直的年轻人的声音向他吆喝，“无论是你，或者是你的劳动，我们都不稀罕。你在玷污我们的居住环境，你不知道、也不理解我们……你是我们的仇敌！”

”那这个人怎么办呢？

应该继续劳动，不要辩解，也别指望有更公正的评价。

曾有旅人把穷人的日常食物土豆作为面包的替代品，带给种田人。

那些受惠者却咒骂他，从他伸出来的手里把珍贵的赠品打落在地上，还用两脚反复踩踏。

现在，他们享用着土豆，甚至不知道恩人的名字。

管它呢，他的名字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虽然是这位无名氏把他们从饥馑中拯救了出来。

我们只需考虑的是，我们带给他们的是否是真正有益的食物。

从你热爱的人们嘴里说出来的不公正的责难，令人痛苦不堪……但即使这样，也可以去忍受。

古希腊雅典的首领曾对斯巴达人说过：“殴打我吧，但请你们听我的话！”

”我们应该说的是：“殴打我吧，只希望你们健康、吃饱！”

”1878年2月玛莎好多年前，我住在彼得堡的时候，每次雇了马车夫，总要和他聊聊天。

我特别爱跟夜班马车夫聊天。

他们都是些城郊的穷苦农民，驾着一匹驽马，拉着一辆涂成赭色的小雪橇来到首都，指望着自己挣个温饱，还可积点钱向老爷们交地租。

有一次，我雇了这样一位马车夫……小伙子二十来岁，身材魁梧，体格匀称，是个英俊的青年：碧蓝的眼睛，红润的脸颊；一圈圈栗色头发，从紧遮到眉毛的旧帽子里钻出来。

那件褴褛的上衣，紧巴巴地套在他那大力士般的双肩上！

然而，马车夫那还没有长胡须的漂亮面孔上，露出一一种悲伤、忧郁的神色。

我和他攀谈起来。

他的语音里透出哀伤。

“兄弟，怎么啦？”

”我问他，“你为什么闷闷不乐？”

也许有什么伤心事？”

”小伙子没有立即回答我。

“有的，老爷，有的，”他终于说道，“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幸了。

我妻子死了。

”“你爱她……爱自己的妻子吗？”

”小伙子没有朝我转过身子，只是稍稍低下头去。

“我爱她，老爷。

八个月过去了……我还是忘不掉。

我心里难过……唉！

她为什么要死呢？”

她年轻，健壮！

……才一天工夫，霍乱就夺走了她的性命。

”“你妻子心肠好吗？”

”“噢，老爷！”

”穷苦农民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和她过得可和睦啦！”

她死时，我不在她身边。

我在这里刚听说她已经被埋了，立马赶回乡下家里。

到家时已是后半夜了。

我走进自己的小屋，停在中间，就这样轻轻地呼喊：‘玛莎！

玛莎呀！

’只有蟋蟀曜曜哀鸣。

<<爱之路>>

我那时号啕大哭，坐在小屋地上，用手掌拍打着地面！

我说：“贪婪的土地！

……你吞掉了她……那就把我也吞掉吧！

啊，玛莎呀！

”

## &lt;&lt;爱之路&gt;&gt;

## 后记

雨滴在窗玻璃上流淌，像是透明的小虫子向下扭曲爬行。

窗外，江南雨季中梧桐滴水的南京颐和路，一片迷濛。

围墙外毗邻的西式小楼落地窗前，有个少女临窗弹奏李斯特的钢琴曲《爱之梦》。

琴声穿越雨丝，飘入浓荫，像清泉似的渗进我当年任军事译员的小屋。

在那被春雨打湿了的钢琴声伴奏下，年轻的我，用稚拙的文字练习文学翻译，然后拿自己的译文和名家的译文比较，从中学习译事的技巧，并寻找自己的不足。

屈指算来，那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

无论是在南京或者是北方，我都是南京新街口和北京王府井外文书店的常客。

每当觅到屠格涅夫的原文版作品或者是泰戈尔亲自英译的散文诗集，即使阮囊羞涩，我也要节省下饭费、零用钱，拼凑起来买回去慢慢欣赏。

几十年来，我对散文这种文体情有独钟，先后出版了《废墟上的春天》、《寻找勿忘我》、《爱是一种伤害》等多部散文集，并荣获了多种散文奖，这和我上外专和大学时迷醉于外国古典散文有关。

我翻译屠格涅夫散文，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翻译期间，常常是前天晚上把原文熟读数遍，烂熟于心，然后入睡，酝酿一夜，第二天早晨，趁头脑清醒之际动手。

一个早晨，我一般只翻译五六百字。

生怕译多了，神思分散，笔力不逮，达不到等值翻译的要求。

我苦心琢磨每一个字句，让它们在脑子里翻滚、比较，几经反复斟酌，才能确定。

即使如此惨淡经营，我还常为只能译出原文水平的十分之七八而感到遗憾。

学习屠格涅夫作品，使我懂得要像画家那样观察大自然的颜色。

有一年秋天，我到伊春去组稿。

伊春市文联的朋友兴奋地告诉我，现在正是“五花山”季节，秋林很美，建议到兴安岭林区看看。

我进入北方森林，经过仔细观察、比较，发现那些颜色斑斓的叶子，那些变橙、变黄甚至变红的叶子，大都系材质很差的杂木、灌木、藤木植物所长。

<<爱之路>>

编辑推荐

《爱之路》讲述在蔚蓝的王国里，诗人在追寻俄罗斯语言，在追寻大自然；在两首四行诗里，诗人在追寻正确与真理，在追寻爱之路：当我独处的时候……我将想些什么呢？

——麻雀、鸽子和昆虫；我夜里起身，我将想些什么呢？

——玫瑰、岩石和我的树；当我离世的时候……我将想些什么呢？

——沙漏、祈祷和敌与友；最后一次见面，我将想些什么呢？

——猎狗佩加兹、玛莎和波琳娜；明天，明天！

玫瑰花，多么美丽，多么鲜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